# 岱南閣集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岱南閣集

孫星衍撰

本館據岱南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 岱南閣集目錄


卷一

易卦九六解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舉孝廉方正議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伏羲陵考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咨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附原咨

湯陵考

卷二

稷考

太甲陵考

家吳將印考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元和郡縣圖志序

王大令復詩集序

封禪論

重修阿井碑記

得爵記

歷山虞帝廟碑銘

曹縣成湯陵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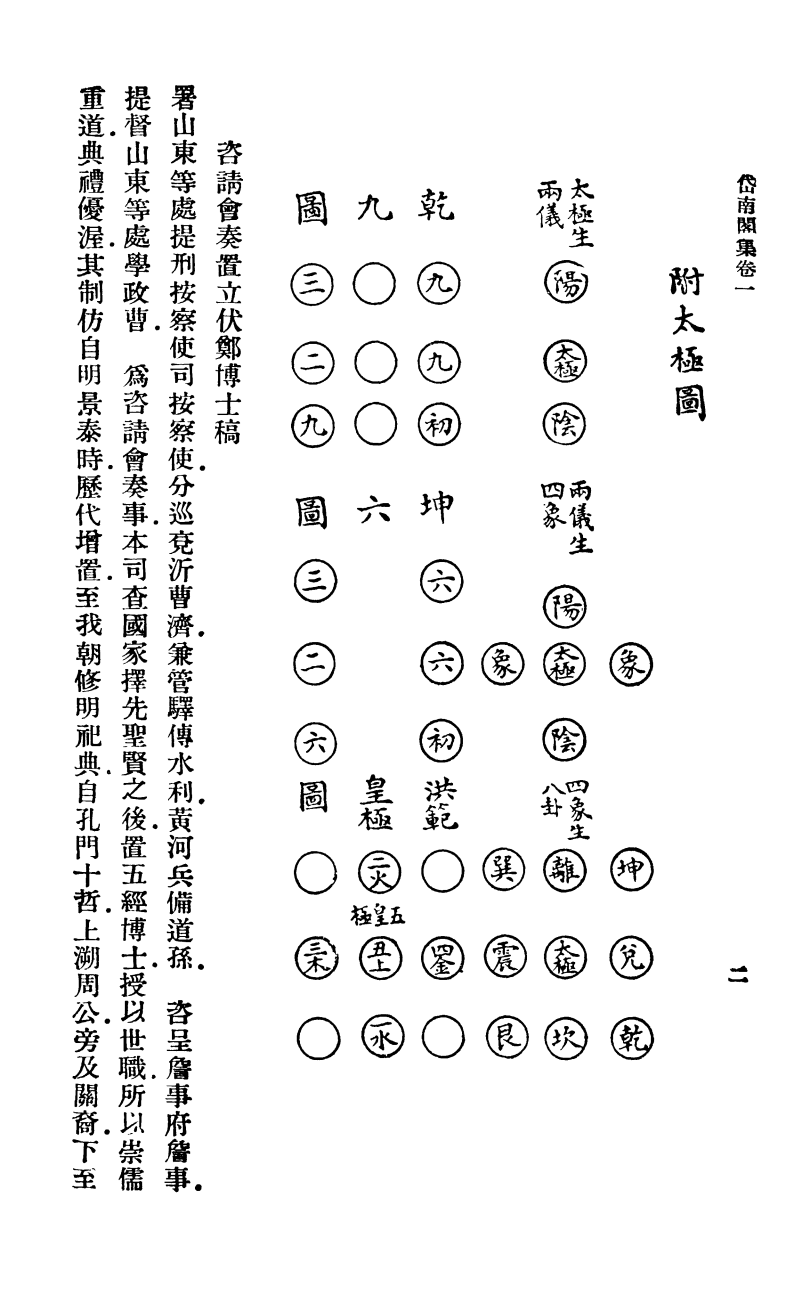
東海孝婦墓碑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伏羲陵禱雨文附札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故筮家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倚一離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六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證之繫辭云大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違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 附太極圖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呈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曹　爲咨請會奏事本司查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

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證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即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爲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爲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阮曾加修葺又爲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賴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無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爲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

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爲此咨呈貴院。挈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

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牧令舉到。甚且孌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驚異之也。何獨至于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並孝廉方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國家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蓰於漢魏之世。柰何轉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

則可耳。肯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孚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卽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盼。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駁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于於陵。莊周卻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儒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覩。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舊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曾無煖席文教之事。不殖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舊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既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

考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藝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數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惠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京邸。所見異人異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里金石醫律諸學。亦嘗略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遐心。引爲益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即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即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逸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毋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即蓼字異文。理學之義。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杆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褻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眞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據管子稱伏羲作六峚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尙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尙書與孔壁書有眞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卽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誤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緯雖亡其逸時時見于載籍能擧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通其能成一家言者卽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春秋繁露卽在其中歟道家有筦子卽今管子何由入于道家太史聃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

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祕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安在李悝法經六篇即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壬即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強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蹙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儛山川無證鄭氏以負夏在衞而兗州亦有負瑕陶邱即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髣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滎河國朝釐正祀典既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幷案見于古籍或有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譌在歸德箕子冢譌爲萊朱能据書以證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詢以稱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軺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鄒滕薛一路。依山濱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尙可導引灌田歟。唐地里志。臨朐有寶公渠。引白浪水。萊蕪有普濟渠。其他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菸音蔫卽烟葉造麵。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菏澤。山藪之利。無窮。不申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既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觀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　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使荊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邱。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既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

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謁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祀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謁壇爲陵。查宛邱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阯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妄移陵寢于此。亦如堯陵有古風城。遂謁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既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鳧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

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輿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輿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輿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輿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巋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謐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巋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輿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鳧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輿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翕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翕撰并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

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與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庳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禴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

巳縉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幷神像炳靈公堂幷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名翁爲之記翁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鎭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苹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苹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皐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卽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閒故羅苹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書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

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巉崒。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于顓臾。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卽以爲聖陵蓍者。封殖之處。卽生。非因地靈。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删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卽伏羲風姓也南臨汊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苹注上歷太昊宛邱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注蓋羅苹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翁堯山廟碑文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堯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慼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嬀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尙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

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于曹濮之間更于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袁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即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袁駰語但皇覽既以爲薄城即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即是濟陰反評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既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尚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袁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

而崩下。有葬於徽。今扶風徽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袁翻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徽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卽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隋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榮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誤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尙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謂湯陵于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傅會汾陰湯陵。編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證。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亳蒙。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衒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

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秦駟集解。案左傳曰。皐鼉在殽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謠。是眞傳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旁徨。今貴司移鎭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間。准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于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間。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搨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卽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祫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

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于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于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于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汾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即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間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北征記。見于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誠然。然滔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

陰薄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駰案某曰云云者皆稍以己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左傳曰皐墓在殽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駰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駰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徧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卽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訛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于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總之湯陵之見于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眞古帝王陵廟列

在常祀。自隋爲始。卽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歆享於是久矣。卽曹縣之湯陵。考據果精。置守家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因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卽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尙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准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册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卽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轉展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幷案。然濮州堯陵。既於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祀太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夢雖忽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

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駰。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即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即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即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至湯冢在徵。亦非榮河之陵。榮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榮河湯陵。即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榮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既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置各處湯陵於不

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棄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幷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愼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眞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滎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滎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滎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

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廷議。竟罷榮河之祀。而改祀楚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紛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并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水經注以此語爲裴駰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水經注作大司空史卻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駰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尚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即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駰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既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即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當作裴。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

地有湯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卽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卽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接在蒙卽北薄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旣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澈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據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卽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鞏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滎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聖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圮。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寀之于河。（路史）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磬。以銅爲鎖。盜開挺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

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殷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殷縣。（史記河渠書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後魏太和十一年。復置汾陰縣於后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榮河卽寶鼎古汾陰地。榮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破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據括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甯。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證。至隋禮儀志。祫祭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毫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徽今扶風徽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徽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徽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徽今扶風徽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陵在徽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徽之迴渠亭

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證酈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

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但

輿平之湯祠。眞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輿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卽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尙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證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尙書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穄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白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秫稷之黏者或作朮爾雅云粢稷粢秫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注秫云謂黏粟也案稷則今小米秫則今高粱氾勝之書言粱是秫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木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卽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間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穄爲稷雪穄卽穉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證矣今人又呼高粱稈爲秫稭知秫爲高粱也凡穀俱有黏不黏二種稷秫皆有之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粱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稌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卽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尚弗能明而況芝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粱又不識

稷爲小米稌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穄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穄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齋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穄糜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穄高誘注云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堅糜卽糜字今與麥同熟穗穎疏而下垂者其非稷秫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比附稷秫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尚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穄而黏者玉篇亦云穄似黍而黏則是穄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煮糖者是以秫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秫糯米黍則穄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穅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稾謂之穀未去穅謂之粟去穅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蓋連稾者納秸則去稾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菏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

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迤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據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舊考城今曹縣之閒濮州卽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卽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菏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家吳將印考

家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廉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詒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壞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臏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

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魯歸國子元時。幷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于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俱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周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誤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既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輿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卽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參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鶱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今與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嘉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嘉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太傅犧叔士孫嘉。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尚曹放等擊賊。卽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 呈覆座主朱石君尙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釋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卽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八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胄。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卽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卽克己復禮。禮卽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既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據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考據詞章何如。稽古

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據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寃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禮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謬也。夫聞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

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薦惸惶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強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欲然哉。若吾師以僞尙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竊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惡紫。鄭聲。莠何損於苗。紫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衷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剽襲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叟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誤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愼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有非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國家承平日久。教養又深。自笥河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

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尚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皐。大別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證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絕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卻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十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所見有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

卷末有淳熙間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卽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剌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嘗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築富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礿租入。以寬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略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畢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　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塍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燭跋。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談讌之樂。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塍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翹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昶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炘。錢判官坫。及秋塍。竟以參軍入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詩以秋塍入幕隨行。與予聚于大梁。已而秋塍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予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塍兩以入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予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予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署。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予贈秋塍詩所云。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塍調任假師。予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塍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塍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干卷。成索序于予。蓋非政成人和。不暇及此。喜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既遇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塍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鶚。狒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不傳。獨秋塍之詩。裒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塍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塍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

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麗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牕有元白之交故爲略述其同遊踪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 封禪論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于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懋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捄也捄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捄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皐陶謨曰天工人共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勅天

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租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寖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僊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讖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土于文从屮从土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告或于天也或封者

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闓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爲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是誤以壇解禪字項說違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己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幷以爲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雜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卽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夷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

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圮。陽穀金令湘。東阿蔡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絕爲念。閔斯積廢。陳請亟石加牀。屬予記事。予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清濁之界。入河洑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達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壽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微子冢。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予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觀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兩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臬也。康方伯荊廉使丁轉運公餞於濼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譽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耆好累君。別去。比至魯。則觚在座隅。蓋轉運所遠致也。觀察能甄別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棱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脣有象形文。在囧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

敢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具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略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于商實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蓋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圜班固賦言觚棱應邵云觚八棱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棱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圓而適于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誤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量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爵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于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隘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挈矩後曰模棱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饕餮觚也饕者何上下圓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巵云圜器也惟考古博古圖

命之爲舤。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舤兌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舤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舤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菏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卽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尙書大傳云。在河東。證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卽今菏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大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土地記。謂在潘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註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濼泉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嬀水出。嬀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衞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濱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口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

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極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既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既謁堯陵湯冢經雷澤雍沮因求太甲之葬至于茲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許或言石爲土掩太甲冢竟迷無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璽撰碑象飾完整蓋明天啓時燬于火歷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葺堂寢乞予爲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娶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瞰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躅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億載證我游迹

##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薄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汳西至衞國東盡濮陽皆千里幾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

明置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開。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採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榮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眞毫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麋。千年水徙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晞。稽古礼俗別是非。榮河陵廟空巍巍。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動帑報聞。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今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應令甲。乃檄

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郟城東五里。有康熙三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既爲崇禮廟貌。乞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史不力爭者多矣。予獨以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告鄰人。孝婦被誣。不敢徑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漢秩縣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即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空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官不止史掾。必不忍以疾去寒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冤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亦孟康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東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即致雨。前太守能以于

公言出孝婦于冤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福。又將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國。各有分星。善不善。雨暘應之。政令之得失。可不思哉。予嘉洪守梧周令履端。以勤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既渥。殆由稽古興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爲事姑。姑既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死者冤。告守令。愼厥官。冢纍纍過東海。死孝名。閱千載。廟既新。視我文。立頑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鎭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荊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選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

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肯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郵民輸糧苦轉運費積年逋課肯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渴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庋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

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饉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哉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恟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竄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皐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雋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荊觀察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

日合葬于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予既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爲勝此邑秋毫終無益于民若爰書箕斂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貴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蒞官亦卽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柰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爲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嗚呼徵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恆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毗毗之譏豈墮冥冥之行伏念宓羲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辨具官考求封穴屢阻攀躋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誅尸位之愆勿靳羣黎之歲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紀異豐碑增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尚饗

附札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

魚臺鳧山宓義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晚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送雩壇申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略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誥封太宜人今以官監司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第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弟隨仲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學攖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謂大母曰吾老恃壻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土司竟不歸孫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償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輿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爲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步之

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久宦積俸分半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饘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窺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既冠爲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歲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爲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簪示句讀令温習宵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旨旌閭歲己丑家君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強固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圞敬求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曷勝幸甚星衍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岱南閣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孫星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五七九二